

张  
晓  
风

我自 我的  
田 渠 归 来

我自

我的田渠

归来

张晓风  
著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天卷

CS-ROOBY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我自我的田渠归来 / 张晓风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404-8800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8090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8-104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上架建议: 名家·散文

WO ZI WO DE TIANQU GUILAI

## 我自我的田渠归来

作 者: 张晓风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蒋淑敏

特约编辑: 李乐娟

版权支持: 张雪珂 文赛峰

营销支持: 傅婷婷 文刀刀 张锦涵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28 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800-0

定 价: 46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我自我的田渠\_

归来



# 兔子庆生记

(新版代序)

所有的书，在我看来，大概应该像草原上的灰兔子吧！兔子没什么大不了，但至少，它仍是一条命。既是一条命，就该在草丛里奔跑，在阳光下跳跃，就该安享天年。或者，如果幸运，就变成人瑞，哦，不，兔瑞。

奇怪的是，这年头兔子纷纷成了“短命兔”，才活一个月，就匆匆消失了。它们都去了哪里了？原来有一只名叫“商业取向”的狼，它的胃口很大，这些兔子后来都祭了恶狼的五脏庙。只有少数兔子逃过此劫，我们不妨设想有只兔子在树丛下碰到另一只，它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：

“Hi！B兔子！你几岁了？怎么居然还活着！”

（抱歉，这只 A 兔子最近响应英明领导的号召，正努力学习英文，所以说起话来难免洋腔洋调。）

“Hi！A 兔子，我三岁了，还活着，你呢？”

A 兔子说它四岁了，它俩于是各自额手称庆，因为兔子的平均寿命如今已经降为三十天零十二小时，所以它们俩决定要来开一场耄耋庆生会，它们找来一堆胡萝卜，高高兴兴地大吃一顿，算是庆典，庆祝它们至今没有被野狼吃掉。

## 二

好了，兔子的故事也发生在我身上。九歌出版社认为我十一年前出的《我知道你是谁》如今还活着，算是小小奇迹。经商议决定要重新付梓，于是把它放大了百分之二十，并且要求我再写一篇序，我想，这算什么，于是大声抗议道：

“人家陶渊明全集，从晋代印到现代，千把年了，也不知多少版了，并没见陶渊明写什么‘新版序言’。”

“喂，你要搞清楚，人家陶渊明可没有拿什么版税哟！”

我语塞了。

（以上对话，并未发生，是我想象中的场景。）

“那，我该写些什么呢？”

“随便你啦，反正是新书上架，意思意思就好了！”

“可是，我也不太觉得可喜可贺啊！”

“你不要贪心不足，这已经不容易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小时候，以为天下的书都是永恒的。我也以为图书馆是永恒的。”

“现在不同了，现在的书等于杂志，过了一个月就没有市场了。奇怪的是从前是‘写书的人少，读书的人多’，现在，反过来是‘写书的人多，肯看书的人太少’。何况，连图书馆也在丢旧书，好腾出架子来放新书。”

“旧书连放一下，也不行吗？”

“有时候是的，它们会被送去做纸浆。天下最幸运的书被放在读者的案头，其次则在书店或图书馆的书架上，等人来问津。再其次则躺在仓库里。最倒霉的就是做纸浆了。”

“现在到处是声音，却缺乏倾听者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这样看来，十一年来有人继续倾听我，应该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，一只小兔子在草原上跑了十一年，还没有被大野狼吃掉，当然该说几句话。

三

要说的话是什么呢？我想是，让草原上多有些活蹦乱跳的兔子吧！只剩下一只游目四顾的大野狼有什么好玩呢？

不管你说哪一种语言，不管你自认属于哪一个族群或阶层，不管你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，但愿，文学，是大家最后的交集点。

文学像家族中的新生儿，新生儿的眼睛，每个贺客走来都会对他清澈无邪的眼睛望一望，那眼睛什么也没说，却仿佛洞悉一切，照彻一切。所有的人也都在那一望之间喜悦无限，悦足无限。

我很高兴从上个世纪，就跟你一起过到现在，跟你同望着一双明眸到现在，你也是这样喜欢着这件事吗？

晓 风

1994.3.15

## 自序

从德国回来，照例要把自己分给报社、分给娘家、分给朋友，百忙中，她要我去和她见一面。

“因为有一句话一定要告诉你。”她在电话里强调。

是什么话呢？我有点好奇，及至见面，才弄懂了，原来她急着见我一面是为了想骂我。

“我在德国教台湾文学，教到你的散文才发现你用字的功夫，我真怕那些德国人不懂——可是，能写出那种东西的人，现在怎么在《“中时”·人间版》报纸上写这些小东西，太糟蹋自己了，我真想打你！”

乖乖，真厉害，这种朋友真是孔子说的“畏友”，居然要打人——

我笑笑，没理她，把话岔到别处去了。

写那种六百字的小专栏并非我的本意，是《“中时”·人间版》出的题目。我这人做事有点像《论语》上说的“无可无不可”，但一经答应，就得写一年五十二篇，想想，也有点佩服自己的孜孜苦劳。写久了这种“豆干体”的小文章，自己看着倒也并不讨厌。可是，在L看来，我算是堕落了。我想，我也真得小心，篇幅小，是一回事，我要当心，不要把自己写小了。

不久，又碰到诗人G和诗人C，他们两个对我那些短稿却大加称赏，说：

“虽然小小一篇，可也不容易，要写到有味道，很难哩！”

我也赶快想法转说别的事——虽然心底里巴不得这种话题永生永世地说下去才好。这话多么好听啊！

但写文章这件事，是必须宠辱皆忘的，否则一赞一喜，一贬一愁，人大概不久就变成球场上的篮球，一上一下，一下一上，不发疯才怪！

人的一生总要有最爱的人和最爱的东西，人总要有自己“至死靡它”的对象，你可以精明，可以在每一件事上锱铢必较，可以对人对事历历分明到冷酷无情的程度——但你总要对一个人一件事例外。文学，是我的至爱，我只想简单地面对一张纸、一支笔，简简单单地写下去。

朋友劝谏我，我感激，（试想，中年以后，除了朋友，谁还会

傻里傻气地直话直说，告诉你，你写得不好？）朋友溢美之词也一笑谢过，也许他们只是善意，只是相濡以沫，你大可不必信以为真。

我猜想，我当时之所以答应写那些短稿，其实也是一番以今日之我去与昨日之我较劲的意思。希望打完橄榄球之余也试试乒乓球——那样小小一丸，要想打好，大概也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我喜欢用各种球来试试自己的各种身手。

## 二

有一次，去办某项手续，一切都办完了，他们要我签个名，我于是坐下，从皮包里掏出笔来，然后把皮包放在地上，签了名。

仅仅那么一秒钟，我一低头，皮包竟给人偷走了。

那一霎我人都呆了，我想起大皮包里的钱、钥匙、种种证件，全给一起偷走了……

我像傻瓜一样站在柜台前，手里握着我仅仅剩下的财物，一支笔，刚才签名用的。

虽然沮丧，但一瞬间，有个念头，仿佛万道霞光破云而出。

“你，还有一支笔。”

这是六年前的事了，我至今记得手里握着一支笔呆站在那里的

傻相。

只剩一支笔，我想那样的人生还是幸福的。

### 三

联合报系在圆山大饭店举办“四十年来文学”的研讨会，海峡两岸一时“群贤毕至”，纽约、香港等地的文人也来了，真是“谈笑皆鸿儒”。

然而，却有一人令我难忘，那人是圆山大饭店的侍者。台上演讲正在进行，他为我们斟水，斟到我面前，看了一下我的名牌，他轻轻地说：

“你的文章写得好，我爱读……”

其实每个作者求的，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吧？我在会上遇见许多伟大的名字，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给我谬赏，但这一位不知名的侍者却更令我感激。原因是他并不属于文化圈，他是一个市井小民——其实，他们才是我真正渴望触及的一群，共产党爱说“普罗大众”“普罗文学”，其实文学世界自有更好的方法，作者只管写自己想写的，只要社会进步，一个侍者也照样是一个好读者。作者何必一定要降低，读者也有可能升高的啊！

那侍者也许为别人斟水，但我很荣幸，我是伺候那侍者的人，我是为斟水者斟水的一个作者。

## 四

要出书了，我偷用宋词的方法，把我的文章简简单单地归了类。短的叫“小令”，中的叫“中调”，长的叫“长调”，可说十分明了。

书中的字是用老式铅字排的版，由于近年来电脑排版太盛行，老式铅字式微，老厂纷纷转业，我不忍，很想在自己的书里留下老铅字的韵味。以前，我的书的设计往往喜欢用新东西，例如我是第一个坚持用雾面来处理封面的，又例如我也是第一个用“优质纸”来印书以凸显彩色印刷的。

## 五

有件好事，应该附带一提，我书里魂思梦想的那栋国学讲坛已经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落成。当我承汪校长的盛情前去台中启钥的刹那，内心一方面欢喜万分，一方面也戒慎恐惧。欢喜，是因为美梦

成真；戒惧，是怕如果国学不传，徒然糟蹋了精致的殿堂。

书出之日，我想借《我有一个梦》的句子来作为本文的结语，也兼作对人世的祝福：

……可是，现在是春天，一切的好事都应该有权利发生。

似乎是仗了好风好日的胆子，我于是走了进去……

——一九九四年三月

小窗



